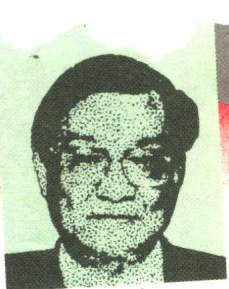


王
一
桃
著

香
港
作
家
掠
影



現 代 教 育 研 究 社 出 版



王
一
桃
著

K825.1
W245

香港作家掠影



現代教育研究社出版

小說家

劉以鬯	艱苦拓荒	中流砥柱	1
金庸	文苑「大俠」	報壇俊傑	6
倪匡	曠世奇才	上天入地	11
金依	執著從文	三代司行	15
海辛	暮夜燈下	微笑執筆	20
亦舒	自稱主婦	透明度大	24
西西	喜跳格子	別具一格	29
張君默	商場屢敗	文壇勝出	35
東瑞	賢妻啓發	警筆成名	40
陶然	女侍起名	更添文采	45
白洛	深入底層	反映人生	51

散文家

曾敏之	以文會友	深得人心	56
黃繼持	治學嚴謹	功力深厚	61
陳耀南	孔德養文	集於一身	67
黃維樑	煉五色石	填空補隙	72
小思	導師重道	化熱爲光	77
何紫	當年孩童	今日文星	83

阿 濃	濃情蜜意 良師益友	88
葉知秋	滿腔熱血 一往情深	93
林保華	筆鋒凌厲 情滿天涯	99
張灼祥	以平常心 行平常道	102
漢 聞	寄情文海 漫步詞林	107
陳少華	熱戀鄉土 尋覓桃園	112

詩 人

戴 天	嚮往自由 喜愛人間	116
舒巷城	海島作家 都市詩人	121
也 斯	由詩起步 跨入殿堂	126
何 達	體健神強 詩風不變	131
黎 青	以畫養文 賦詩山水	136
蔡炎培	夢醒詩成 隔海情來	141
陳浩泉	俊勁可嘉 事業如虹	146

附錄：詩人・評論家王一桃筆耕度春秋（漢聞）	151
-----------------------	-----



「明知不可爲而爲，在一般不喜歡文學的人看起來，當然是很傻的。但在香港，仍有一些人願意在無利可圖的情形下爲文學做一些『傻』事。」作家劉以鬯在81年3月18日新加坡國際文學研討會上的發言，本身就是他的自白。

這位從四十年代末期就已抵港的作家，除了有五年時間在星馬一帶從事報刊編輯外，其餘的三十五年一直在香港爲文學做一些「傻」事。他先後擔任過《星島週報》執行編輯、《西點》雜誌主編、《香港時報》「淺水灣」副刊主編、香港文學雜誌社社長兼《香港文學》月刊總編輯、《快報》副刊編輯、《星島晚報》「大會堂」副刊主編，並先後創作了《天堂與地獄》、《酒徒》、《寺內》、《陶瓷》、《一九九七》等一系列作品，出版了《端木蕨良論》、《看樹看林》、《短綆集》等評論集，翻譯了《人間樂園》、《娃娃谷》、《莊園》等名著。此外，他還爲香港文學研究社編《中國現代文學叢書》，爲廣州花城出版社編《外國短篇小說選》，爲台北蘭亭書店編《香港文學散文選》一、二集。

令人欣慰的是，他的文學活動和成果已爲海內外文學界所注目，其中本港出版了《劉以鬯選集》，四川大學也出版了《劉以鬯研究專集》。

長篇小說《酒徒》可說是劉以鬯的代表作。這部被譽爲「中

國第一部意識流小說」的作品，淋漓盡致地表現出一個忠於藝術的作家在現實社會中的悲慘境遇和複雜心態，反映了「不關心文藝，甚至消極排斥文藝」的香港工商業社會的本質特徵。但即使在這種壓力下，仍有一些作家堅持走與小說主人公完全不同的道路。他們雖然得不到鼓勵和報酬，仍執著地追求自己的理想，倔強地寫出具有文學價值的作品。而劉以鬯就是其中的一位。

劉以鬯是浙江鎮海人，1918年12月7日出生，原名劉同繹，字昌年。十四歲在上海大同大學附中讀書時，即參加葉紫的「無名文學會」和盛馬良的「狂流文學會」，喜讀蕭軍、蕭紅、端木蕻良的作品，習作受穆時英作品影響，曾經給柯靈編的副刊投稿，華君武還為其作品畫插圖。唸大學時雖主修政治學，副修歷史，但仍讀了不少英美文學作品，如狄更斯長篇以及其他作家短篇小說和獨幕劇選，並買了《美國三部曲》、《戰爭與和平》等研讀。二十三歲畢業於上海的聖約翰大學。本想赴美深造，因太平洋戰爭爆發而自滬赴渝，任《掃蕩報》電訊主任兼副刊編輯，並任《國民公報》主筆。其時喜歡海明威、史坦貝克、福克納、維珍尼亞、吳爾芙，有時也讀毛姆、薩洛揚的作品。抗戰勝利後返滬擔任《和平日報》主筆，不久即創辦「懷正文化社」，出版徐訐《風蕭蕭》、姚雪垠《長夜》等文藝叢書，其中有一本是他的中篇小說《失去的愛情》。南下後仍堅持編務和創作。他曾用筆名「藍瑤」寫了很多作品。他把自己形容為一部「機器」，而且連生病的權利也沒有，平時要「兩隻手寫作」：一

隻手寫流行小說混飯吃，一隻手寫嚴肅文學作品抒情懷。他每天從上午九時寫到十二時，下午從一時寫到三時半，然後到報刊編輯部處理編務，晚上又從八時一直寫到深夜，真是分秒必爭，奮鬥不息！

爲人正直，處事認真，作風嚴肅，是劉以鬯的性格特點。他待人慷慨熱情，曾爲許多作家請命，並接濟過王藍等作家。他的評論客觀公正，既能爲豐子愷、陸晶清、葉靈鳳、趙清閣、穆時英、老向等鳴不平，又敢對魯迅、茅盾、老舍、巴金以至劉心武、蔣子龍的作品提意見。他的小說取材嚴，開掘深，不僅敘述一個生動的故事，而且着重指出其中的因果關係。他的生活頗有規律，平生沒有半點不良嗜好，薄薄的髮絲雖然已轉成一片銀灰，但清瘦的臉上仍精神矍鑠，滿面紅光，可謂松柏之姿，經霜猶茂。

《短綆集》是劉以鬯的一本評論集，由中國友誼出版社出版。這書名令人聯想到「短綆汲深」的成語，一方面是職責重大，一方面是才力不足。對以香港文學事業爲己任的劉以鬯來說，總感力不從心，這固然是自謙之詞，但也說明了「不關心文藝，甚至消極排斥文藝」的香港工商業社會對文學工作者的重大壓力。

的確，在香港從事文學活動可說是難乎其難。如果說劉以鬯所寫的長篇小說《酒徒》反映了忠於藝術的作家爲何借酒消愁，醒後仍不得不重新面對殘酷現實的悲劇，那麼在《短綆集》中，作者更直截了當地寫出了香港作家在生活線上的掙扎和奮

鬥：「雖然得不到鼓勵和報酬，有些文藝工作者仍在倔強地做着文藝工作，連少數職業寫作人在賣文之餘也寫了具有文學價值的作品。」（《香港的文學活動》）當然，勿庸諱言，情形「是可憂的，有人甚至擔憂香港的寫作人會因為無法負擔工商業社會的壓力而放棄原有的理想。」（《香港小說選》序）

《短綆集》共收錄了二十六篇文章，數量雖少，分量卻很重。其中有在文學座談會上的發言，為文學作品所作的序跋，對作家的回憶和評述，對作品的研究和評論，還有對文學史料的訂正和商榷，而且不少還是第一手的珍貴資料。

善於獨立思考，不人云亦云，是劉以鬯進行文學研究的一大特色。在《短綆集》中，不時閃耀着作者的真知灼見，給人以極大的思想啓示。例如他的《現代中國短篇小說的幾個問題》就是一篇具有創見的文章，能言人之所未言，就現代中國短篇小說的理論、技巧和弊病提出了個人的看法，使人耳目一新，獲益不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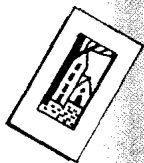
而公正客觀，不因人廢文，更是劉以鬯評論作家、作品的難為可貴之處。自五十年代以來，海峽兩岸的評論家往往囿於政治偏見，對不同傾向、流派的作家作出截然相反的評價，這對中國文學的發展是極其不利的。《短綆集》排除了這些偏見，對作家及其作品都作出了比較公正的評價。

還值得一提的，是劉以鬯在編務和創作百般繁忙之餘，仍抽出寶貴的時間來從事史料的研究工作，甚至為了訂正一個史實而去查閱大量的期刊和著作。這種一絲不苟、鍥而不捨的作

風，的確令人十分欽佩，《短絛集》對《中華民國文藝史》的批評即是一例。此外，對《文藝陣地》的創刊、蕭紅《馬伯樂》的續稿、「懷正文化社」的成立等，作者都提供了正確的史料。

讀劉以鬯的評論文章，總感到親切自然。這是由於作者沒有嚇人的理論架勢，沒有浮泛而不切實際的言論，言簡而意賅，親切而自然，這正是劉以鬯文學評論的主要特色。

劉以鬯德高望重，頗得大陸、台灣、港澳文學藝術界的敬重。他的作品和評論除了在香港出版外，還分別在內地和台北出版。本港著名文學評論家、《八方》文藝叢刊總編輯黃繼持在《〈劉以鬯論〉引端》中對其推崇備至，稱「劉先生以小說名家見重於世，以編輯名家見稱於時」，同時又是「文藝領域中的學者、評論家」，而「這幾方面的文藝活動（其實還有翻譯、講演、獎掖後進等等）在劉先生乃統一於其作為『文化人』的整體意識與實踐中，而且數十年堅持下來，不稍懈怠」。目前，劉以鬯是香港作家聯誼會副會長，正醞釀實驗小說《四方》的創作。





金

文苑「大俠」

庸 報壇俊傑

金庸，是當代香港社會的精神財富，也是六百萬港人的驕傲。以寫衛斯理科幻小說著稱的倪匡說過：「看金庸的小說，是人生至高無上的享受；不看金庸小說，是人生一大損失。」的確，金庸的武俠小說，頗為引人入勝，早已成為雅俗共賞的長篇巨著了。黃維樑博士在他的《香港文學初探》中指出：「金庸的十四部武俠小說，很多都規模宏大，想像豐富，結構嚴謹，人物形象鮮明，個性突出，加上民族大義，哲理情思，這些作品實在有高度的文學成就。」而寫了百多部愛情流行小說的亦舒，始終把金庸當作她崇拜的作家之一，至今還不斷捧讀其武俠小說。今天，「金學」已成為海內外研究的一門課題，「百年出一金庸」也為人所公認。

究竟金庸怎樣寫起武俠小說來？這就要從頭說起。

金庸原名查良鏞，「金庸」二字即由「鏞」字拆出。除了「金庸」外，他還有「林歡」、「姚嘉衣」、「姚馥蘭」等筆名。他祖籍唐山，1925年生於浙江海寧。小時愛看章回小說，特別喜歡讀《水滸傳》，這對他後來寫武俠小說影響頗大。他在海寧讀中一時正值抗戰軍興，不久即轉到浙南麗水聯合高中（重點中學）就讀。後來到重慶中央政治大學外文系深造，畢業後在中央圖書館閱覽組工作。乘工作之便，他閱讀了大量外國文學名著，

如《撒克遜劫後英雄傳》、《俠隱記》、《基度山恩仇記》等等，其中不少還是法文原著，這對他日後從事文學創作影響不小。抗戰勝利後，他返回故鄉，加入杭州《東南日報》做採訪記者，不久又進東吳大學研習「國際法」。1946年，他應徵《大公報》的電訊翻譯，在多達三千人的應徵者中首先被錄取，成為天之驕子！1948年，香港《大公報》復刊，他亦被派到香港來。除了在該報任國際電訊翻譯外，還兼任長城影業公司編劇，寫了許多電影文學劇本，如《絕世佳人》、《有女懷春》、《午夜琴聲》、《王老虎搶親》等，由夏夢、石慧、陳思思、李嬋、傅奇等分別主演。1950年，他由於報國心切，毅然北上，往北京外交部求職，可能由於其小資產階級習氣未除，以致未能如願。據說他當時是穿着方格恤衫、牛仔褲去求職的，自然和大陸人格格不入。返港後不久，《新晚報》創刊，他深得羅孚（絲韋）賞識，和陳凡、梁羽生等合編「下午茶座」，以筆名「林歡」寫了大量影評，並撰寫「三劍樓隨筆」。

之後，由於一個偶然的機會，竟使他寫起武俠小說來，而且一發不可收，並和梁羽生兩人成為引人注目的名家，「金大俠」的綽號即由此而來。

話說其時吳公儀、陳克夫在澳門新花園比武，觀眾爆滿，以致轟動港澳。《新晚報》所出版的「號外」剛出籠即被搶購一空。羅孚、陳凡因此靈機一動，即叫金庸、梁羽生試寫武俠小說，不料竟一炮打響，反應奇佳。金庸於是在《香港商報》等報刊連載《書劍恩仇錄》、《雪山飛狐》、《碧血劍》、《神雕俠侶》、

《連城訣》、《天龍八部》、《鹿鼎記》……自此，「金大俠」之名便不脛而走，風魔海內外，而他自己最滿意的《射雕英雄傳》、《倚天屠龍記》、《飛狐外傳》和《笑傲江湖》等更是一版再版。

1957年，金庸自立門戶，創辦《明報》，其武俠小說如《射雕英雄傳》、《神雕俠侶》、《飛狐外傳》、《倚天屠龍記》、《連城訣》、《天龍八部》、《笑傲江湖》、《鹿鼎記》等接着先後連載及出版，直至最近才封筆。

從1955年至1972年，金庸一共寫了十四部三十六冊武俠小說，寫後幾部時正值大陸文革，江青一伙大搞「三突出」的樣板文藝之時，金庸卻以自己的文學主張和小說創作「對着幹」，他說：「小說的主要任務之一是創造人物：好人壞人、有缺點的好人、有優點的壞人，都可以寫」，「小說中的人物如果十分完美，未免是不真實的，小說反映社會，現實社會中並沒有絕對完美的人。小說並不是道德教科書」，「作者寫一個人物，用意並不一定要肯定這樣的典型」。

談金庸不能不談《明報》，因為金庸是《明報》的創始人之一，另一位是他的同學沈寶新，兩人一直是最佳「拍檔」。

從五十年代以來，大陸極左思潮泛濫，一個運動接着一個運動，特別是1957年的「反右」擴大化，使成千上萬的知識分子橫遭整肅，蒙上不白之冤。到了1958年，極左勢力更是空前膨脹，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的「三面紅旗」幾乎把億萬人民引向死亡的邊緣，致使整個國家元氣大傷！作為一個愛國心切、正義感強的知識分子，金庸不能無動於衷，更不能文過飾

非，而當時他所在的報社所作的報道和時評大多是虛假和錯誤的，這就使他失望、不滿以致想脫離。

但要脫離服務多年的報社，又談何容易！因為自己有家庭，要生活，一走出報社，前路茫茫，如何是好？幸好後來他的武俠小說一版再版，且又不止一部，收入自然有如「豬籠入水」。有了這個經濟基礎，他便和原來的報社分手了。

1959年，可說是金庸一生的轉捩點。他另起爐灶，自辦《明報》，出任社長和總編輯，沈寶新則管理營業部。在他下面有他太太跑新聞，潘粵生當編輯。初時社址設在中環中華餐廳樓上，簡陋在所不免。全靠他翔實的報道、中肯的時評和精彩的連載小說贏取讀者，使該報能度過難關，屹立不倒。隨着業務的擴展，1963年報社從中環遷至謝斐道，1967年又從謝斐道搬到南康大廈，最後則定址於北角英皇道的明報大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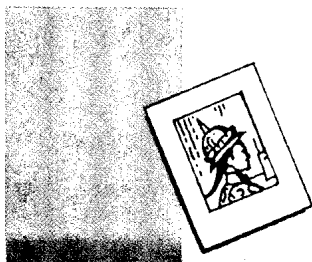
《明報》之所以有今天的規模，還在於金庸的知人善任、禮賢下士和親力親為。從外表看來，金庸心寬體胖，神情嚴肅，不怒自威，平時他不苟言笑，使人感到不易親近，既不像文人學士，又不像他小說中的大俠，倒像一位帝王或政治家。然而，他的知人善任，使他所用人以一當十，而且一用就是二十多年。他還有一個特點是禮賢下士，使他的下屬心悅誠服，例如他不善辭令，常常以筆代口，平時有事喜寫條子，陳述已見。條子中總和對方稱兄道弟，使人感到十分親切。他知道蔡炎培愛寫詩，就提點蔡詩人出《小詩三卷》，交予明窗出版社出版。後來蔡炎培在遠景出版社出版《變種的紅豆》時，他還親自

題字，由此可見其愛才重學之一斑。他凡事親力親為，每晚十一時返報社，將電訊、港聞閱畢後即寫社評，往往兩三個小時才寫好一千字，足見他的盡責認真！

多年來，金庸栽培過不少報壇俊秀，他曾送林玄三到外國學經濟，返港後編財經版，頗受注目。他非常讚賞胡菊人並委以重任。他還提拔過王世瑜等人。但當這些人另謀發展或自立門戶時，他並不耿耿於懷，仍然以誠相見，令人感動不已。他周圍有許多朋友，每構思一篇小說總和大家「度橋」，但他最後卻另闢蹊徑，使人出乎意料。而張徹、項莊、倪匡則是他的「死黨」，幾乎無所不談，並常和他們打「沙蟹」、下圍棋，直至盡興而散。

金庸最大的嗜好是讀書，他擁有一間佔地一千尺的書房，內有《古今圖書集成》、點校本《二十四史》、一百巨冊《大藏經》、一整套《涵芬樓叢書》等。除了四壁皆書外，枱上、地上全堆滿了書，令我們這些愛書人既羨且妬！

香港作家聯誼會籌備成立時，他也是響應參加的一位，並多次參加本港文學獎徵文的評議工作。





倪

曠世奇才

匡

上天入地

不能不承認倪匡的文學藝術細胞異於常人，一個小時能寫九張五百格的稿紙，不用說是寫，就算是抄，一般人也難以做到；更遑論文學創作的十八般「武藝」，樣樣皆能，而且無一不精。無怪乎他會自負地派出「專寫科學神怪社會倫理文藝愛情科學幻想偵探推理小說散文雜文各種論文電影劇本……」相當於告白式的卡片，以致引起徐復觀教授的訓斥，然而他三十多年的創作實踐，卻證明其所言不虛，誰又能確實統計他以「倪匡」、「岳川」、「衛斯理」、「沙翁」等筆名所寫的各種不同類型的小說、散文、劇本，甚至詩歌？以每天寫兩萬字來計算，這些年來，累計該有多少天文數字？無怪乎他會自稱是人類歷史上寫字最多的人。

「作家是天生的，」倪匡說，「如果寫作是可以學習，那人人都是作家！」按他的意思，作家有着與生俱來的寫作細胞，而這正是他卓然成家的主要條件；一般人經過學習，當然也能寫出文從字順的文章，但充其量也是寫作人而已，成不了像金庸、瓊瑤，當然也包括他和亦舒等「天縱英才」的作家。

和倪匡接觸過的朋友都異口同聲地說，倪匡的腦部構造與常人不同，其發達的程度相當於不斷發出訊息的發射台。否則，為甚麼他能做到的，我們一般人卻做不到？這種天賦無疑

給倪匡帶來很大的「着數」，加上他後天的經歷、學識、修養，就使這個發射台發揮無以倫比的作用，造就出倪匡這位香港劃時代的明星級作家。

從表面上看來，寫作對倪匡來說是輕而易舉的，其實不然。他說：「我寫作不靠靈感。」當他進入醞釀構思的寫作階段時，整天在思索，精神恍惚，以致連時間、方位、人物都記不得，弄得出門不知何去何從：不知要往哪裏去，也不知道怎樣返家，完全處於一種迷惘狀態。這種寫作甘苦，相信許多作家都有同感。

倪匡曾寫過一本交織着「生存和死亡、戰慄與恐懼、鮮血和眼淚」的《倪匡傳奇》，敘述了他從1951年進入「華東人民革命大學」，繼而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和「公安幹警」，並先後參加「土地改革」、「治淮工程」以及在蘇北、內蒙興建農場，最後揹着「反革命」包袱於1957年逃港的整個歷程。他曾經有三次大難不死的經驗，曾經目擊過種種驚心動魄以致透不過氣來的慘絕人寰的場面，曾經在個人良知的驅使下發出不平鳴，挺身而出以致被隔離反省，走投無路……這些不平凡的生活經歷，給他提供了不少寫作的素材，加上他三十年來在港的生活體驗，更使他文思泉湧。

思想開放，性格豪爽是倪匡的最大特點。他說，作家不講真心話，不如去賣臭豆腐！在「作協」的集會上，他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有時甚至把自己的觀點強加於人，直到別人提醒他此舉有違民主作風時，他才恍然大悟，邊收回他偏頗的觀點，

邊哈哈大笑。這種自由不羈的性格，反映到他嬉笑怒罵的文章中，就如天馬行空，一發難收！

關於倪匡其人其事，恐怕只能用「神奇」二字概括之。有人說他「長相奇」，似外星人：身材短小，形容可愛，樣子精靈，舉止不凡。有人說他「大腦奇」，不同凡響：構造特殊，細胞發達，接受力強，反應力大。有人說他「個性奇」，有如頑童：要哭就哭，要笑就笑，直言不諱，百無禁忌。有人說他「嗜好奇」：一愛何物，就迷何物，諸如金魚、貝殼、音響、金石……而一旦不能全部擁有時，便將自己曾經收集到的那部分統統拋棄，有如壯士斷臂。還有人說他「酒癮奇」：酒要合飲，一飲則非醉不快，一醉則順其自然，仆街也好，撞板也好，甚至在浮床上大昏迷任其隨波逐流，以致驚動警方也毫不在意……更有人說他「命水奇」，表現在三次大難不死，冥冥中似有神助——

第一次，是他十六歲在蘇州遊虎丘時滑入二丈深的劍池，當時他完全不識水性，且衣靴厚重，一下子就沉下水底了，直覺上彷彿滿眼碧綠，也意識到死在蘇州，終生無憾……但不知怎的，竟被一個姓孫的好心人救了上來，並說他命不該絕。

第二次，是他從蘇北農場到內蒙農場，在呼倫貝爾盟扎賚特旗綽兒河游泳時，由於水流湍急，被捲入漩渦，隨之又被激流沖走，一沖就沖到橋墩，幸好稍有回旋餘地，沒有撞得粉身碎骨，反而使他有機會抓住橋墩，「執返一條命」。所謂「船到橋頭自然直」，不由得你不信！